



繁露園集卷之二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序二

元城語錄序

元城先生當宋哲宗朝高節閔議能令權姦膽落艱
關新恩瘡癘間頻死弗死晚年居亳士大夫相謂過
南都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水不謁文宣王歿纔二年
而北猶南渡宋遂不支然則去就存歿先生蓋宋一
代安危所係非厯厯取直名去也而朱文公名臣言

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
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
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譚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
忠至禪則又心薄力距以爲夷狄之法者以故不錄
然周公留相召公不悅游定夫胡康侯皆大儒亦與
秦丞相善正叔豈過周公文忠豈不及秦丞相先生
寧至不得從召公定夫康侯後議從末減耶至談禪
一節則先生遠竄嶺南時意非絕欲鮮營不可故稍
讀西來語有概于中以外泊世緣內完真我夫用之
忠君孝親不用之離

以儉用之裨躬養性非用之

立教貽訓正語所謂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歸正者柰
何目爲異學而令不得與韓范文富關濂伊洛琬琰
千載耶嗟乎冤矣冤矣余待罪天雄天雄卽先生故
里間召故老問先生墳墓已前化爲烏有已及子孫
則不知何許已及祠宇則湫隘頽廢僅遺像存耳余
因低徊久之最後乃得先生所爲盡言集數卷并語
錄三卷行錄一卷者受而卒業盡言集本頗善語錄
輯于馬大年行錄輯于崔子鍾爲解者所壞且多魯
魚之誤余暇乃卽其解正訂其誤稍掇遺事附其後
而列本傳于首命外黃令刻之昔蘇文忠嘗上疏神

宗朝乞校勘陸宣公奏議當是時神宗求治大銳信
任非人故文忠緣此感悟神宗神宗不用卒爲臨川
所誤釀成靖康之禍今之時世視宋未諗何似而先
生師司馬君實傳陳瑩中學自不妄語入或于宣公
無不及其于近日士風人才尤對症之藥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心殊嚮往之嗟余于先生
蓋嚮往深矣

垂休錄序

余童子時每聞鄉先達稱

先朝王端毅劉忠宣韓忠定旣少保陶恭介立朝大

節至比于漢之汲長孺唐之裴晉公宋之韓范富歐
無間言余時心已嚮往及長稍私習

國史間覽名臣傳記則端毅忠宣忠定歷官顛末俱
爛然可述而獨恭介公行事不少概見以致居恒區
區嚮往之私未獲盡酬壬辰余與公之曾孫某同對
公車癸巳同謁選天曹已又同除令令又同隸濟南
南北相望僅七八十里而遙時時杯酒殷勤不啻骨
肉余一日問及恭介公時事而某因出一編視余曰
此先曾王父少保公垂休錄也

朝廷之制敕葬祭與諸大老之碑銘贈答具若臚列

蓋先少保歿之四十年而是錄始授之梓梓又二十年而更無有爲是錄玄晏先生者不佞敢以免足下
余唯唯退而卒業蓋公領成化省薦第一登辛丑進
士始仕刑部主事游至大司馬加少保謚恭介余按
公其登第之歲卽視端毅忠宣忠定稍後然剔歷中
外所至有聲爲

累朝所倚重同其進退辭受矚然不滓雖兒女童豎
皆知爲眞君子同公又遭逆瑾之構幾擠之死又與
忠宣忠定同獨

世廟中興端毅忠宣忠定皆前已老而公復用廷臣
荐固卽家起督漕務輒起輒告輒告輒又起佐成嘉
靖十年之業今去公已踰一甲子而海內論公者或
曰范文正公或曰司馬溫公余不敢謂從史聞昔蘇
長公平生不輕許可人而獨幸其其爲文正公序集
不輕爲顯貴人作墓誌而獨自負爲溫公作碑無媿
色余何敢望長公而獨私念有文正溫國其人如公
者得以么膺晚進挂名其間以比于執鞭之誼以酬
此居恒之嚮往此其榮幸又寧減長公哉公之父諱
詮正統乙丑進士官陝西叅議兄諱璽天順甲申進
士子滋正德甲戌進士兵部郎中以議

大禮謫戍榆林後贈太常寺卿皆有宦蹟藉甚公卿
間是錄獨爲公設故曰少保陶恭介公垂休錄云

朔方奏議序代

不佞嘗謂聖王禦夷常道盡于班掾所以來禦去備
慕義貢獻接以禮讓數語而歷代以來得策者少非
其繡袷綺襦飭帶犀毗絡繹不絕奉之若驕子則其
頓足攘手侈口後稽燕然之伐以快雄心夫示弱則
敵滋驕見強則我半耗約之則費賂而見給攻之則
勞師而招寇兩者竝譏若其不茹不吐倏操餽舍時
嚴處女之守時奮脫兔之捷時而玄甲朱旗揚威沙

漠之外時而息烽卧鼓收功尊俎之中惟今大中丞
小林楊公之鎮朔方殆饒辨之公自甲午由陝西行
省右轄以材望踔絕特擢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已改
鎮朔方後先議兵議將議餉與報捷乞款諸疏亡慮
數十萬言大都悉橫槊倚馬之間口占立就一洗鈞
棘茁芽語而洞悉虜情曉暢軍機洋洋纒纒自成一
家語識者卽暗中摸索亦知爲賈傳陸相輩中人顧
不佞所最心折公者不在款虜而在以朔款虜不在
朔虜而在以款備虜能制虜之命令不爲梗何者朔
方古靈夏地東隣河套北接賀蘭與虜僅一障固其

飲泉牧馬之地較諸邊尤重而自哮劉構逆挾虜爲
變鎮之子女玉帛盡輦而北舊時健兒利兵半死鋒
刃之下遂不能軍著宰諸部落擁衆控弦不時侵軼
輒入輒得志大將以下用敗禡職者纍壘相望蓋至
甲午乙未尤甚公以丙申三月蒞鎮是時諸將當殘
破之餘救死扶傷不暇爭咋舌不敢言戰而公卽向
不佞密筴之曰虜驕矣不一折其鋒不可且不佞在
行終不令虜以春秋耀享吾地于是申飭諸將惟謹
曰不能破虜與爲虜破者同罪而諸將亦各秣馬厲
兵以待至秋月果大破著宰二虜于平虜城外斬首

四百餘級以大捷聞

天子嘉悅謂此二百年未有之捷因進公副都御史
蔭一子讀書國學賜白金文綺而諸道與諸將亦各
進爵賜金帛有差于是著宰二酋恫心塞氣泥首請
罪是時諸將席新勝之威人人自以爲禪姑衍臨瀚
海可剪滅朝食之時而公又向不佞密筴之曰虜懼
矣顧吾兵力不能滅虜卽力能滅虜而開釁邀功人
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于是上疏請受虜款如宣大
故事然虜情形叵測卽交臂于此不無揚塵于彼而
公益飭諸將惟謹曰寧備不虞毋虞不備建樓堡築

邊墻勸耕牧練士馬蓋踰歲虜果望風遠跡紅花黃
草之間男耕女織馬騰士飽鎮人士無不頌公福德
如天無量而至今歲春虜稍荐食甘肅諸鎮制府任
丘李公移檄朔方爲犄角之勢公義在急隣因與甘
肅撫臣合筴破二酋于水塘佛兒等處嗟嗟虜負戎
馬足懷夷獸心狡猾桀驁自三五帝王來難以德化
力屈朔方當大兵之後死喪未葬瘡痍未起又非有
鷹揚螭虎之士可以星流電掃也而公洞若觀火迅
若決溜始能轉弱爲彊終能摧剛爲柔玩之股掌之
上收之顧盼之間此其保境息民安國全軍真禦夷

長筴固不須立馬狼胥之巔鳴劍伊吾之北斬溫禺
以釁鼓血居逐以染鍔纜足銘旗常而勒鼎彝也蓋
自昔鎮朔方者如魏元忠董遵誨輩雖稍以軍功見
奇然皆不能當公惟周之南仲唐之張仁愿與公可
配爲三周雅稱仲之執訊獲醜自采蘩之女以至卉
木倉庚亦皆恬然無恙而唐史書仁愿築三受降城
歲損費億什減鎮兵數又不置喜曲敵賞格蓋古大
臣事業滿邊陲者要在慎封疆利人民不耑以犁庭
絕漠爲多如此不佞叨公宇下知公最深嘗卒業公
奏疏如所云戰而議款款可久款而脩備備可堅向

背任虜而操縱自我直得南仲仁愿遺意獨不佞推魯少文未及述公功伐侈之歌詠書之史冊以垂不朽然獲操筆爲公疏序以附執鞭之誼豈非生平一大幸今且竊公餘緒用之海岱淄萊之間異日者儻庶免于負乘矣

古交編序

余讀蔡中郎正交論輒欲折節把臂與海內賢豪遊既覩朱公叔劉孝標絕交論則又欲書門謝客兀然爲馮几據梧之人夫砥礪行誼則曾史乃提携之良追琢風雅則曹劉乃黼黻之彥商榷道德則思孟乃

斧藻之秀馳驟助猷則管葛乃鐘鼎之傑而必一一謝絕之誠過然世澆道斲無論翻雲覆雨落阱下石者貽世姍詎卽指天誓日批根引繩者亦莫不內金蘭而外薰蕕始膠漆而終冰炭夫安所得石交也者而正之最後覩北山先生古交編而始爽然自失曰斯友道之折衷乎按編有上下二卷上卷始擇交次忘勢次知心次體信次責善次引咎內引咎卷二餘各一下卷始念舊次濟艱次死難次處喪次保孤而以鑒戒終焉內鑒戒亦二卷餘亦各一皆引古人事跡而未附己意寥寥數語善則輒令人解頰惡者輒

令人扼腕諺曰不斑白語道失先生少年以詞賦妙
一代今已踰耆望耄於世間所競鑿斲之技久
已抹撥而獨有意乎古人之交蓋其人情世態爛熟
胷中故發憤著書欲陳往事之瑕瑜垂來喆之法誠
假令中郎與公叔孝標見之論可無作矣余家去先
生鄆城僅百里而遙卽未趨杖履然時辱先生忘年
之雅是編先生從宋山人寄我曰老夫耄矣不朽是
編惟在董生余安敢食前諾負先生先生自有序余
因述其大都山人名賢趙人也有詩名與先生相善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拾存篇者故建昌守少岷曾先生所著也先生蜀之
瀘產早懋岷山之勝繼易瀘安樂山曰少岷因自主
之故稱曰少岷先生當

武宗朝先生才名藉甚與峨眉錦江並平生所撰次
溢目盈耳幾千車弗載棟弗度顧雅志聖學不欲以
辭賦名家而先生棄世時諸子尚幼以故文多散佚
不存及少子少沂公長而成進士搜覓先生遺藁始
板行於浙然亦十存其一耳故用拾存名集少沂公
今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不以亨椎魯少文一日出
拾存篇觀余曰足下於文事似稍窺見一斑幸爲校

而叙之亨退而淡月始獲概先生之大全古歌在靈
均廊廡間襍曹植傅奕四言出常武江漢五言古學
陳伯玉時出入六朝七言古詩祝老杜五七言律幾
奪王孟之座五七言絕太白以後遂無敵手序記誌
傳諸襍著規步昌黎廬陵而集外有河圖洛書解春
王正月考與樂律諸論發自靈心妙悟中又非兩家
所望大都謝朝華啓夕秀拮据百氏馳驟一家盡洗
釘鉅詰曲之調而粹然一稟于正信乎先輩大雅之
作也余按蜀志其用文章起家者如王子淵楊子雲
司馬長卿之于漢陳伯王李太白之于唐蘇明允父

子之于宋竝以繡虎雕龍之藻泣鬼驚風之技領袖
一代標榜千秋然諸家集具在不過流連月露之景
掇摭騷莊之餘穆叔所稱三不朽者僅得其一先生
少與楊用脩齊名晚歲結爾汝驩詩文往復外商畧
諸經思繼服鄭之業而海內講學譚稊之士如呂仲
木何仲默鄭繼之輩悉與先生引繩批根稱莫逆交
當先生守建昌時值寧藩變先生提一旅之師直磨
其牙後先斬首七百餘顆王文成公極多之業聞于
朝竟以功高不賞且緣此中蜚語罷歸而相羊瑞鹿
資江間沒齒無幾微形于色然則穆叔所稱三不朽

者先生饒有之假令揚馬諸君子而在不當鴈行而
兄事先生耶余又按王文成十一歲賦金山寺詩有
打破維揚水底天玉簫吹徹洞龍眠之句楊用脩十
二歲擬賈誼過秦論亦膾炙士大夫口後兩公果以
功業文章顯而先生七歲時見隙光卽呼爲野馬丈
虹因足一聯曰明透屋山光似玉影浮書案氣如龍
嗟乎名世之士相出而撐持宇宙未有不根于夙慧
爾爾故夫先生之集真天授非人力也

逍遙園集序

吾魏卽負大名名顧南未盡黃河西未盡太行北未

盡廣武東未盡博昌其境宇不能當海內百分之一
山僅太行浮丘鮒鰓鳳皇川僅雕馬鸕鷀濁漳百泉
其名勝不能當海內萬分之一靈氣慧業卽稍遜他
方而一片莽宕渾灑之氣孕爲人文歷代以來亦靡
不斌斌足述焉倉帝開跡卜生接武漢有楊子雲王
子淵而京房杜鄴與之偶晉有陸士衡潘安仁而成
公綏束廣微與之偶唐有陳伯王宋延清李杜諸詞
人而崔日知沈雲卿與之偶宋有王元之歐陽永叔
與蘇黃諸文士而柳開宋白與之偶卽

明興宋祭酒可偶劉宋王襄敏可偶丘謝盧次梗可

偶王李安在夫魏人士之少文而史傳乃以微重矜節剛武尚氣概之乎寃矣然次榘用貲起家又貫三木者十餘年卽負三都兩京之才而流落不偶老死田間不獲執牛耳壇坫之上於是吾邑敬甫先生出先生與次榘于鱗同時生稍晚不及相遇中原居嘗祭酒元美先生卽元美亦推轂先生甚曰請以大江爲鴻溝晉楚之役交相朝也蓋抗旌建鼓狎盟中夏者幾廿年當今

上庚寅辛卯間先生與元美先生相繼脩文地下文章之柄始散而不能收或曰雲中或曰甬東或曰涕

水或曰中山猶夫周之後有七雄漢之後有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嗟嗟假令先生與元美先生至今存寧渠紛紛至此元美先生故有前後集千餘卷流傳海內而先生逍遙園集祇刻之家塾海內仍未覩其大全不佞故先生門下侯巴而先生又不佞家甯氏安忍私先生集不公之海內於是先生之子內史仲裕以選定屬新太史南子興以序屬舊太史李本寧而殺青之役不佞則以屬部下某不佞不能詩然的知先生詩出工部間出高岑絕不爲晚唐人語不佞不能文然的知先生文出司馬子長間出左氏國

策南華鴻烈與呂覽文選絕不爲前宋人語大都書
罔所不揆才罔所不揆思罔所不冥法罔所不符藻
不至靡逸不至蕩博不至猥精不至削慷慨悲壯沈
洋爾雅杰然自名其家者也先生初爲工部郎繼爲
吏部郎方浸浸嚮用而以剛腸直道不容于時歸而
恬澹落穆得以崑精肆力于學故其詩若文顏行七
子爲海內矯矢逍遙故南華篇名吾邑舊名漆園又
南華空爲吏之地故先生取以名集若其平生任俠
行義解官擁石大司馬歸里與輸三千金助賑則元
美先生與趙夢白志傳已詳不待余喋喋矣

張平仲詩序

凡爲詩不必由門入由門入猶落第二義也青蓮錦
心繡口旣多仙氣長吉神工鬼斧亦罕人造別才別
趣此兩人者寔三唐之冠友人張平仲余郡異人也
所爲博士家言業已闔虎豹走蛟龍洞駭海內而間
以其餘力爲唐人詩絕去蹊徑恠恠奇奇如登太白
絕頂鴻鴈迴而王孫愁泛滄海尋方丈蜩螗天吳髣
髴而閃屍也沈休文所云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曾由
門入者乎余嘗亟嘆謂是青蓮長吉復生近代作者
所未有昔李陽冰叙青蓮詩天有雲霞山有草樹柱

牧評長吉詩牛鬼蛇神不足奇瓦棺篆鼎不足古讀
者賞其知言余媿當塗樊川之識然于平仲之詩當
亦云云

繁露園集卷之三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銓平仲父校

序三

壽大司馬繼津王公七十序

大司馬繼津王公者順天之霸州人也公蓋與楊忠
愍公同舉丁未進士忠愍感慨悲歌慕說龍逢比干
之爲人而公好抵掌談時務風生河懸不效俗儒齷
齷自將也是時兩公名籍甚後忠愍公上疏論咸寧
繼論分宜爲分宜所構陷竟懼大旤天下寃之公由

郡理爲司馬郎歷臬司拜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至有能名再起家拜南大司空改大司馬最後由大司農拜大司馬以直道忤中貴人竟上疏乞歸歸而天下高之至以劉忠愍公比揚而以劉忠宣公比公然忠宣受

敬皇帝之知時與平臺煖閣之對公受

今上之知時蒙剛介忠誠之褒其遇

主同忠宣公任司馬郎時余肅敏亟呼爲大器公任司馬郎時楊襄毅亦稱公緩急有賴其爲名公所推重同忠宣公構于泌陽忤逆瑾公構于宜黃忤江陵

其遭讒同忠宣公以孤卿致仕舉國供祖帳公亦以孤卿歸里盈朝舉贈言其去國同獨忠宣公遇洛陽餘姚凡所言十行八九而公古道孤立凡所行十不杼一二忠宣公歸而遭大獄流離酒泉敦煌之鄉公歸而逢熙時徜徉莫金巨馬之間其乘除消息微有同異至稱孜孜利國知無不爲卽謂公爲忠宣後身無不可矣公今年政七十某月日乃其初度之辰而公家長君又與不佞爲同年友於是里中二三兄弟謀稱觴壽公乃委言于不佞不佞嘗觀自昔達官貴人赫赫稱顯重者幾不少然或如曹睪李志氣息厭

集賢堂集卷之三
厭此卽千百爲羣竟於國家理亂之數何益故古人稱社稷臣者獨歸之招不來麾不去公雖勇於任事而於世味頗澹機有可乘進若鼎呂勢所難行退如丘山此豈招之可來而麾之可去者乎今卽嚴居川觀而海內無論識與不識至語大臣中有氣節風裁者必推公第一故一起大冢宰一起大司寇三起大司馬公皆固讓曰

主上見臣少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且七十老人豈能復聽長樂之鐘乎海內益高其風至呼公之里爲綠野洛社若曰晉公再拜中書入相出將溫公起晉僕射旋軋轉坤欲以此望公耳不佞又惟方今前星未定外難方殷悍卒驕將在所脫巾此亦非老臣茹芝之日而高枕之秋也公聞之將無徧袒搯腕慨然有中立君實之志耶不佞嘗問長君公邇來作何狀長君言公強飯健步不減少年時於是不佞偕二三兄弟南向灑酒曰惟天祐社稷無恙惟天祐社稷之臣亦無恙

壽鹿門茅先生九表序

鹿門先生名藉甚海內舊矣方先生由勛部郎左遷武安倅余時未及舉旣先生由粵西調大名兵察使

者余時舉纔踰歲其後十餘年從塾師習本業而先生所爲公車義先流傳海內余始知有先生又數年而顧孟先先生來理郡余同魏懋權趙子克輩讀書署中孟先先生故先生家魏舒嘗出十二名家與白華樓諸稿令余二三兄弟竟業余乃益知有先生心切切嚮往不啻文舉之于元禮長吉之于退之也余落魄造士餘十五年先生之仲子先成進士令陽丘余從張洋州繼其後意先生當爲異代人嘗馳一函問仲子茗水天目之間先生則飛詩數千言寄我余益嚮往不能已今歲辛丑孟先先生季弟仲先計偕

來都門余乘燕間先生動定狀季子則言先生生以正德壬申而以嘉靖甲午舉浙省戊戌舉南宮茲過戊戌又三歲蓋歷四朝行年九十矣而耳不減聰目不減明飲沐起居不減健興至有所揮灑撰次不減三二十歲英銳少年也足下有意乎請挾之以爲先生壽余益嘖嘖嘆謝靈運嘗言證道出世要須慧業文人始謂虛語乃今于先生信然先生少年爲文章下筆千言意不可一世而竟阨中秘之選壯歲扼腕時事抵掌談經濟有意破浪請纓爲

國家豎瀚海燕然之烈而竟爲讒口所中罷歸林下

蓋天若有所靳焉而不肯以其胷中磊塊盡抒爲名世之業獨其批風抹月之筆龍繡虎之才先生所雄視一世代與千古者卽天亦不能爲之靳故其白華樓諸橐洸洋跌宕不可闕過余嘗譬先生文如星宿一派來自天上九曲百折奔流到海又如太形綿亘千餘里中歷封龍蘇門天門王屋摠成竒絕先生嘗自信太史公千年後有歐陽子歐陽子五百年後有鹿門子許少傅亦稱先生工于用長能衍一二言爲數百千言嗟嗟先生之工于用長固其所以久于住世而能衍一二言爲百千言乃其所以鶴髮童顏

幾百歲而無恙也先生之前以文章名家者亟稱北地信陽信陽寂寥壽未及強仕北地叫噪不雅馴未周一甲子先生與唐應德王道思有意變北地嘗目之曰草莽而竊卽近日歷下新都名固出先生上然歷下詰曲少恬愉新都釘鉅鮮神情以故壽皆不能當先生而其所爲業異代之後且如樊宗師劉幾幻爲烏有先生文本六籍而風神氣魄一洗江左近代之弊習異代之後文章家當尸祝之如子長永叔先生之文千百世不朽卽先生之身千百世不朽矣余生晚不幸不與先生同里幸與先生同時嘗自許知

先生之文與海內文士殊異故特緣顧仲先之請而
藉手供一言之祝若夫閱百劫倒三松則吳下詞人
效之先生者業如牛腰無俟河北僮父爲也

壽萬丘澤先生序

蓋人間世名能不朽者非其繡虎雕龍裒然自成一
家言卽其躍馬鳴劍虜貴人名王爲天子揚旌萬里
之外然是兩者其一文雅近儒其一慄悍類俠各不
相兼故長平冠軍至於清瀚海徙焉支而柏梁一二
語外無他奇龍門茂陵史筆賦才昭昭揭日月以行
竟不能與樓船衛尉論功取侯然則介胄力屈鉛槧

而搢紳功謝汗馬也豈真天之生才固實未盡耶而
非以概我丘澤先生先生卽文事起家乎然故將家
子嘗自言其少年騎怒馬走兔逐兕高高下下能令
耳後生風鼻端起火而間以其暇操觚爲文高者木
難火齊次亦皆璵璠琅玕息夫躬所云羽檄輻輳軍
書狎至承當幾何人與馬沂督所稱山有草木樹有
煙霞先生固竝掀眉當之無媿顏焉假令衛霍復生
欲傲先生以出塞之業而不能或起兩司馬與先生
分席而揮先生寧詎鴈行而兄事乎蓋先生徃歲嘗
從大司馬鄭公經畧河西先生橫槊賦詩倚馬占奏

虜聞其名齟指遠徙大司馬上先生功于朝
主上嘉嘆謂先生緩急可屬於是遷先生懷來觀察
使者蓋懷來去京僅百里而遙去虜僅數郵故不以
先生東支倭西支寇而摩笄桑乾間隱然倚公如萬
仞之城千丈之壑矣先生時集材官騎士挽弓角射
間亦呼客命酒用鐵如意擊唾壺自度鐃歌鼓吹之
曲虜習公名久益不敢近塞今秋某月日乃先生懸
弧之辰而先生同年友邱君雙松謀稱觴壽先生且
謂不佞子亦先生門下士其一言以往不佞謂邱君
余兩人爲先生壽何如先生爲

國家壽解在詩之咏吉甫矣吉甫文有蒸民崧高之
雅武有太原涇陽之捷其功可以佐天子匡王國故
詩人歌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明興二百年唯王新建可以繼之彼其文行勛伐至
今才臣推爲前茅誠功德于

國家甚姪遠也先生盛年壯心居嘗有意乎新建之
爲人異他日而文不揆琬琰武不豎旂常如吉甫不
佞爲不知言矣故曰予兩人爲先生壽不如先生爲
國家壽也邱君曰閎鉅哉子之推本先生之壽也請
書而致之先生幕下

壽但少洲序

不佞閱古圖經得所謂洞天福地者亡慮百餘許然海外無踰崑崙蓬萊而海以內無踰匡廬崑崙卽太史公所云日月相避隱爲光去嵩高五萬里蓬萊則列子所云隨潮波上下未至望之若雲及到山反居水下風輒引船而去者其山皆在縹緲杳茫之鄉非神人莫能至而獨匡廬近在赤縣神州內當荆揚之交爲南斗分野匯岷瀘彭代有真人主之周則萬輔晉則葉千韶唐則譚紫霄

明則周顛自周顛幻後二百餘年曠然無主而日來

青牛黃龍間嘖嘖稱少洲但翁雅不媿此山之主翁之主此山也非必跨萬輔之驢役千韶之鬼繞紫霄之室持周仙之瓢蓋翁故星渚高文學居家孝友精毛詩周易善講貫後進開敏之士一經指授半取高第去而獨數奇不利有司日課長公今濟南別駕與次公孝廉季公文學并諸孫胥成名士浸浸嚮用甲申曾用長公勞最進封文林郎而翁意嘗恬澹落穆若不知人間世有軒冕事者自鄉飲賓席外足跡絕不入城市每入白鹿洞汲雲液泉飲柴桑酒烹陸羽茗飄然若神遊于閨風方丈之間以故里中人士以

江州義門許之且曰五老可襲而六三隱堪拉而四
聞者無不人人信謂非從史云翁今歲某月若干陽
秋矣而鶴髮童顏強步健飯不減四五十歲時別駕
公將圖歸里稱觴上翁壽而其屬下吏居恒徼別駕
公如天之庇者匏繫官守不獲從別駕後效封人之
祝于是歷城令張子遙致雲母之石歌八公青城令
王子遙致玉井之蓮歌終南齊東令陶子遙致晉澤
之參歌陟岵德州守劉子遙致齊安之鱖歌嘉魚濟
陽令黃子遙致桂海之桂歌芳樹長山令馬子遙致
上蔡之著歌枸杞陵縣令李子遙致玄精之石歌崇
丘其餘各以其方物致祝而不佞亨與商河譚子因
西採玉葉之李北鈞橫公之魚南折如何之樹東鬻
瓢白之袒歌白雲謠丹霞行凡數闕是日也側身西
南而望香鑪瀑布之墟紫氣翩翩若芙蓉若蓋上干
南斗之傍者經宿方散占者又無不人人相詫以爲
少洲翁當之也

壽方母王太夫人七袞序

代

往余癸未分校禮闈則中涵方君蓋哀然先鳴彼時
纔弱冠美秀而文見者望而知其爲九真之麟六象
之鳥矣中涵有母曰王太夫人嘗佐封編脩公督誨

中涵經術行誼具有矩矱以故中涵用文行高晉讀
中秘書兩與會試再司成均門生半天下請望貴譽
浸浸顯用後封編脩公仙逝獨太夫人在堂中涵百
方圖所以承太夫人歡家故都門依日月光水陸鱸
脆所輻輳中涵不惜鸞坡花塲之賜悉致之太夫人
太夫人亦時爲舉觴而娣姒子姓之親且近在跬步
中涵又不時折簡佐太夫人舉觴太夫人輒大歡中
涵且慊然以祿養不如善養自其掌成均時卽上書
丐休沐旦莫侍太夫人起居兒啼斑舞靡不周篤太
夫人益爲舉觴歡甚色彌澤神彌王廣陽析津之間

慕其風誼相率而稱中涵曰斗中王蓋斗主孝中涵
事太夫人孝養有過無不及故用此相推獎耳客歲
十二月二十日太夫人春秋政七旬諸凡與中涵生
同里舉同籍仕同館併門下士若干人罔不獻詞稱
觴上太夫人壽是日也衣冠彬蔚歌嘯激朗一堂慈
孝响喻相樂洵天倫之盛事人世之美談卽神仙家
所稱拊八琅璈擊五陵石吹雲和笙鼓震靈簧未渠
遠喻于是少詹明龍郭君率同門諸君暨余壬辰所
錄職方王君輩復向余請曰中涵固先生門下士而
正域等二三兄弟又後先辱中涵世講之未唯茲太

夫人初度誼不得無一言往祝先生獨無意乎余因
究諸君何以祝太夫人郭君則曰余楚人也請獻江
皋之芳杜以比太夫人德安君則曰余鄴人也請獻
發鳩之泉以擬太夫人福牛君則曰余秦人也請獻
終南之蓮以禪太夫人壽王君則曰余東海人也請
獻海上金光之椹以頌太夫人子其餘陽平董君以
墨山之茯苓獻皖城金君以司空之常春藤獻連然
朱君以岱晟之仙女稻獻稻以頤和藤以扶老茯苓
以衛生無非願太夫人錫羨長年永永無已之意余
曰是皆然矣然太夫人之壽且在中涵中涵之壽太

夫人余竊識其與尋常世俗異世方競竒衰之行中
涵醇謹如處女有曾史之誼世方工詰亢之調中涵
藻雅如純錦有韓歐之風世方藉儉歲之良稷微寒
年之纖纈中涵胷中富有絲綸如武庫有姚宋之望
夫中涵爲曾史則太夫人爲曾史母中涵爲韓歐則
太夫人爲韓歐母中涵爲姚宋則太夫人爲姚宋母
中涵之行能勛業爛焉不朽卽太夫人之福祿康寧
引之弗替矣然則太夫人之倒三松而都九嶷具在
中涵諸君試持此以往祝太夫人且致聲中涵幸努
力毋寧令人謂曰是我門下玉筍班故爾從史也

壽張太夫人文

蓋張於廣晉猶吾董於沙麓族相望也科名門業無不相肖然張不獨士行茂卽其婦德母儀亦足多焉如今陳太夫人是已太夫人出自望族爲故茂材后泉張公之元配幼相后泉公克成一德如少君之于鮑宣德耀之于梁鴻卽不大顯貴而隱德徽行爲郡人士所推轂督誨諸子斌斌質有其文武旣后泉公歿太夫人業近七十後又二十年踰耄望耄精神不減少壯時諸子侍膝下而太夫人又含飴和熊視諸孫怡怡如也郡人士咸嘖嘖嘆太夫人賢且壽獨諸

子孫未卽致身通顯以稱太夫人撫育之意余謂善養何必不如祿養菽水之驩何必不如鐘鼎之奉假令太夫人諸子孫拖金舒紫宦遊在數千里外動定休沐一不與聞太夫人樂之不耶卽樂之而太夫人健步加飡精神無恙能如今日不耶易曰盈虛消息天行也有所挹損于彼必有所眷注于此故知天之畱諸子以通顯正侈諸子以奉養而麟趾鳳毛蘭茁其芽謂非太夫人鶴髮雞皮錫羨上壽之佐佑不可也予于太夫人仲子祐叔子沂皆同研席特緣郡人士之請而代爲之詞余將逐風塵往矣不能究諸太

樂園集卷之三
夫人之壽請得更二十禩而後共仲子叔子爲大夫
人舉百年之觴可耳

海岱蒼翠圖詩序

海岱蒼翠圖者何圖之以壽震南孫公也壽公矣何
以圖海岱余聞海爲百川之委輸包軋括坤天吳罔
象無竒不畜而岱爲五嶽之宗盪胃決皆呼吸通帝
座可以摘瓠瓜攀織女機蓋山川之最號鉅麗者公
風神倚拔干霄拂雲類岱而胃中空洞無物瓌磊百
出似海又公所賜之履寔南逼岱北盡海間歲來礦
務島氛相聞于境公先幾設權綢繆補直動中緩急

蓋二十州縣之長城砥柱不在海南不在岱而在
公之一身恢恢有餘矣今歲子月某日寢兵息鼓政
公初度之辰於是商河令譚子某率屬稱觴因畫海
岱蒼翠圖爲公壽併繫之詩意若曰庶公之福德無
量有如此海岱耳夫古稱牢島不夜之間茅公葛仙
往往而在石間梁父爲異人所窟宅其言固幻渺難
信然海之弘往納來不知幾閱清淺而岱之隆窳岬
嶸從渾沌剖鑿來更無缺陷亦其造化所鍾神秀固
自長久迺耳然公陽秋方盛且以材品繫海內之望
政造化所鍾神秀也今茲之觴纔岱之趾海之涓涓

始入耳自今日往聲猷日茂福澤將日新謂海不減
深岱不減高而公之祿位名壽或減于海岱之高深
余不敢謂知言也

海屋添籌圖詩序

東方不有巨壑哉含三河納四瀆朝五湖夕九江果
如木玄虛所云天吳乍見蜩螻暫曉孫興公所云巨
鼇冠山鳥鰲吞舟張思光所云湍轉日月似驚浪動
星辰如覆洵八寰之巨觀百谷之一尊矣乃方趾員
嶠有神人者閱壑水之清淺無異彈指轉眄故滄海
一變桑田則海屋爲一添籌邇洪濛迄晚近滄海不

知若干變海屋亦不知添若干籌也萊陽震泉高令
者產玄聖遊化之方長靈仙窟宅之所葛天無懷綠
其形龍樹閣夜宅其神通玄叱虎忘機狎鷗明乎其
非風波之民乎天帝所佑篤孕今廣晉縣圃明府道
亞黃中照隣殆庶猶之埤渠剖于老蚌鸞鷺來自丹
穴蓋以相吉士而償德門矣今歲翁行年已耆中和
節後五日政其懸弧之辰而縣圃明府業于客歲之
秋馳一介昌陽迎養廣晉宦邸鳴琴堂上雅勤舞袖
之驩馴雉境中競謁祝嵩之款翁方童顏兒齒長卿
晚翠簡子秋紅嬉嬉如也於是溫籍名士裘屐少年

以翁生丹崖沙門間去三神山不跬步疑爲東王公
後身寫海屋添籌圖以獻人各賦詩繫之左方靡不
沈鬱澹雅繡虎雕龍匪惟嵩嶽降神抑亦文星助彩
矣蓋昔錢鏐嘗問白石先生曰何不服藥仙去先生
曰天上至尊奉之至難更苦人間余謂滄桑之於古
今日莫耳神人者之於滄桑一變一添籌亦且莫耳
彼卽碧霞爲鷲白雲爲輿構不死木爲牀採如何樹
爲糗而枯寂寥落寧無如白石先生所苦豈與翁享
幼海之榮登大椿之筭優游恬愉爲萬口所祝稱人
世蓬萊富貴神仙之爲愉快哉縣圃明府號一時仙
吏試舉而質之當聽然大噓謂海屋一變一添籌爭
似我膝下百年百進觴也

縣圃高公壽圖小序

昔宓生單父子竒東阿竝挾異蹟于齟齬蜚鴻聲于
弱冠卽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儒未渠過也風
神藻雅一往不還臭味氣類千秋未爽東海縣圃高
公天挺神駿生握靈蛇行不瀕于橋梓體故謝平韋
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連
取甲乙之科出宰股肱之邑案罕停牘庭鮮積獄懸
以祖龍之照揚以彥伯之風民應如草吏憚若神而

性託夷遠剪去糾纏自非可以弘獎風流佐益標勝
未之留心焉蓋半載而政行踰紀而最聞許移廣晉
載蒞曲梁彼深竹馬之懽此切嚴慈之慕茲者日次
實沈律中仲呂政公生申之辰而廣晉父老覩森森
之棠廕效藉藉之嵩呼千百成羣于馬二三友好則
皆荷虛左之上賓列食魚之末席借圖五嶽共禱三
松走河陽之境登葉縣之階稱觴上壽庶謁殷勤不
佞行能無異宿奉名節竊謂公敏悟似員半千慧異
似元微之經奇似李長吉捷警似王子安而其功名
壽考則李長源蘇廷碩之流小黷數子恐不足方鹿

鹿如不佞且藉公陶鑄請書之以祝公今日且以驗
公異他日

繁露園集卷之四

序四

山西武舉錄序

代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歲庚子十月山西復當大比諸介士而郡國騎士材
官來者凡千餘人始騎而試之蓋去者半既步而試
之蓋去者又半終鎖而試之則各娓娓談兵家言間
搯擊時艱若欲以身當一面蓋去者業十之七而留
者纔十之三凡得數十人登之錄錄成不佞辱與諸

執事從直指公後宜有言以諭諸介士蓋

國家自庚寅壬辰十餘年來不爲無事矣洮西遼左
絳虜白草黃花絳賊玄菟樂浪絳倭夜郎絳楊酋近
且以次削平卽揭竿持挺號呼草澤者亦靡不沈首
就鼎鑊孽牙弗滋而在宥曰卽此亦東南一尉西北
一候無所事兵之時乃廟堂諸臣不佻私憂過計竊
抱隨會之懼

主上彌復張皇儆戒不憚循故事物色諸賢豪以備
異日登壇推轂之選而山西去

神京不數百里號右輔飛狐句注而南太行姑射而
北又名將淵藪諸介士登雋者業無不穿楊洞胷挾
策談兵事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微山西諸將
恐不能慰

主上之思矣不佞又惟儒者束于尼父俎豆軍旅之
對諱兵不談見仲由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援枹鼓立
矢石之志輒目爲兵子言不雅馴讀息夫躬羽檄輻
輳軍書狎至承當幾何人之語又咲爲好亂樂旣不
祥之人嗟嗟承當于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之日而不
避枹鼓矢石其人豈易及哉柰何以兵子不祥語咲
之也昔者晉武平吳山濤方懼而王衍衛玠輩且以

清虛曠達爲高卒釀劉淵王彌之亂唐文宗平河朔
諸鎮蕭俛 文昌倡爲銷兵之說河北遂無寧歲夫
談兵于雲擾鼎沸之時則易取重而談兵于波恬烽
銷之日則易取輕然安不忘危治有其亂與其于雲
擾鼎沸時倉皇求之孰若于波恬烽銷時從頌蓄之
也 國家如天之福過晉唐萬萬

主上英明神武過武文二帝萬萬奚么膺之足云顧
聖主不以時平忘拊髀名將不以世平遺枕戈且晉
卽表裏山河而與套虜僅隔一障嘉靖中石州之變
燥不忍聽諸介士豈其忘之乎夫不忘桑梓之憂則

宜不忘爾桑梓諸名將郤縠智瑩之于晉衛青霍去
病之于漢尉遲恭薛仁貴之于唐楊業孟宗政之于
宋其雄風排山可萬夫莫敵其義氣揭日可百折不
回至今談之猶覺有生氣諸介士共以爲桑梓而寔
恭且敬則異日者風塵稍驚庶可不時備緩急如曰
時方休恬而第希

朝廷豢養之恩優游聲伎毋論非

國家物色至意卽諸介士其何辭以謝桑梓諸名將
也

甲午山東齒錄序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山東鄉試循故事拔中祭黍者
七十五人以獻主者業已歌鹿鳴醮而命之不翔詳
矣而此七十五人者復各出其家世門第與其生之
歲月日時藉手殺青氏錄成儼然造門謁詞于余余
乃進七十五人于庭問曰二三子之錄序齒也夫非
以脩故事乎衆皆唯唯余曰二三子錄序齒而僅僅
脩故事也則固無所謂余詞二三子而必欲謁余詞
則請先陳序齒之誼而余試擇焉於是七十五人皆
前稱詞曰

明興二百餘禩吾鄉不翔幾十試亦不知幾十錄矣

當其翼奮肩摩之初莫不志狹金石義薄雲天自謂
雷陳尹班再作然始相傾慕終多背戾二三兄弟心
竊耻之自今日往吾二三兄弟而儻不脩異姓之歡
終同榜之雅者有如日余曰是世講之好也第不諗
涉世云何于是七十五人復前致詞曰貧約而相响
沫宦達而相刺謬人情乎吾二三兄弟或不其然儻
徼吾師之寵靈與二三兄弟並驅一時寧躬處休而
家都華左提右携不敢遺餘力余曰此能相剪拂矣
不知進之古道云何于是七十五人者更前致詞曰
濟以南爲鮑山叔牙敬仲分金處後兩人以位讓顯

名天下光照鄰國博昌千乘之間孤山亭亭有墨胎
氏二子之遺跡在焉去今日所蓋四五千年而縉紳
父老猶時時譚說不離口二三兄弟不勝高山景行
之思敢不尸之焉余曰偏伯名卿一介嫖節余不
敢爲二三子願之有溢于此者不而七十五人者乃
前稽首曰命之矣洙泗之間談詩書習俎豆雍容揖
讓而不見謂從史虞廷之上濟濟彬彬更相游揚而
不見謂標榜此太上之風至聖之遺二三兄弟未之
逮也而竊有志焉余乃作而言曰至矣盛矣雖有他
辭蔑以加矣然以明讓耳而要以廣讓若猶未也夫
時平主聖而垂胡曼纓慷慨而赴者過世變風移而
衰衣博帶容與而談者亦過今夫峽江龍鍾水落石
出寂然如無暨巴水西來風波儵起而後鏗鎔宏噌
山鳴谷喁應之夫其寂而無聲與其感而有聲皆未
始非鐘之靈響也乃士政猶是耳故非必推轂遜席
而乃謂之讓非必盱衡扼腕而乃謂之不讓非必衆
人炎炎一人漠漠而乃謂之讓非必衆人諾諾一人
諤諤而乃謂之不讓方今

主上神聖時運休隆荃宰有寄察案無側固不至有
城狐社鼠之奸天驕款塞日本犇命固不至有封豕

長蛇之橫年偶小侵歲仍大熟固不至有支祁肥遺之憂二三子猶得以紆徐揖授敦兄弟之盟浸假萬分之一而

主德微闕曲士忽乘名王外訐天災內尋如異日者臨輦之變寧夏之變釜山之變中原流離之變三吳任俠之變吾不知補牘者何人請劍者何人繫頸破浪者何人拯焚救溺者何人二三子當此之時其將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內賢豪矢心戮力乎其亦故相遜辟務小廉曲謹爲耶夫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內賢豪矢心戮力非錄重二三子二三子重錄若第

故相遜辟務小廉曲謹非錄負二三子二三子負錄負錄惟二三子重錄惟二三子故凡指天誓日余豈敢見謂堅披肝瀝膽余豈敢見謂真子子孫孫世世勿相踰越余豈敢見謂永惟其紆居嘗之抱而濟縣官之急乃足術焉余聞海岱之間土竒水秀滙而爲人多深沈蘊藉能自致于用如夷維瑯琊諸君子指屈可數安知二三子之起家不出于此不則每試必齒每齒必錄是錄也三歲一帙幾不少矣

山東丁酉齒錄序

歲丁酉山東鄉試業錄士七十有五以獻而諸士退

而各錄其齒板行之造不佞謂叙夫叙齒錄曷昉乎
蓋唐同升錄遺意且士伏奧滌含黎糗散處州郡井
里卽望人一識其姓名弗可得一旦聽鹿鳴肩袂雨
與勸駕之列祖父卽至微細無不挂名錄中迨子若
孫猶然哆口呼世講此其誼豈不甚重諸士而當此
時亦豈不甚重榮顯休暢而不佞顧不佞竊竊懼焉
非想其貌合衷離也非想其始比終睽也又非想其
謝蘭蒞之鬱郁媿塤簾之婉變各自異同不相能也
情埒青松好終白水而志儻不足相成道不足相濟
僅以數十紙所魚貫鴈行者謂足光賢書侈盛典不

佞之想乃滋甚故曰物之相物不如我之自我夫士
居嘗在膠庠時有不媿媿講鄒魯之業乎有不斤斤
脩曾史之行乎有不慷慨自命抵掌李郭韓范之鴻
伐乎有不灑濯自新希龔黃召杜之芳躅乎然此政
其內竇方閉外染方淺時也及其離蔬釋躋都要乘
華則居嘗之心始消歇都盡鄒魯之業不難爲牛蛇
曾史之行不難爲鬼蜮慷慨之士不難爲繞指之柔
灑濯之士不難爲剖腹之污回視平生之所期許慕
說具若画餅空花夫江南名橘江北名枳處爲遠志
出爲小草物之隨地變化或無足異乃士固海內望

爲嚆矢者不蘊義生風礪世磨鈍而顧隨俗雅化至
幻爲枳爲小草果爾卽七十五人而如一人七十五
人之心而如一人之心

國家竟何獲其毫毛之用乎雖然橘枳異類亦直橘
枳異耳若瑯琊之稻則越南冀北無異味小草遠志
異耳若徂徠之松則叅天拂雲無異節爾諸士自今
日往其爲枳與爲稻其爲小草與爲松不佞俱不敢
知然叙齒者序同舉于鄉之齒也故事錄成之時諸
士各登壇誓日非其互相標榜之詞則其各相提携
之誼不佞又不敢爲爾諸士從憑夫爾諸士不各有

爾鄉先達邪衛河而東爲聊攝有汲黯馬周張詠憑
岱負海爲歷下有伏勝羊祜張養浩太山以南爲瑕
丘有孔孟柳下惠折而東北爲北海郡有諸葛武侯
管寧房玄齡又折而北而東爲東牟東萊有甯戚晏
嬰鄭玄劉寵是諸君子者竝玉質金相蘭薰雪白風
雨急不輟其音霜雪零不渝其色彪往映來先達中
所最號負鄉譽者殊方僻壤聞其議論風旨且願北
面豈以爾諸士而獨無耳而目之者乎然耳而目之
不如尸而祝之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爾諸士其
望諸先達爲桑梓而寔恭且敬步步趨趨罔少渝越

令海內人士重之如球琳琅玕而不佞竊竊之懼亦藉是少紓不者跡膠漆而心燕越情尹班而行躒由鵠峙于家食而不免獐徨于宦遊駿發于筮仕而不免狼狽于晚節同錄之士不詬以爲非我臭味卽麾以爲非我族類不佞之竊竊懼不足惜不知爾諸士其何以自解脫也

山東歲貢齒錄序

高皇帝取士功令有徵聘有薦舉有歲貢有鄉舉有進士徵聘最上薦舉次之次則歲貢而進士鄉舉猶在歲貢下歲貢卽漢歲察法與周禮所云鄉舉里選以六德六藝六行著聲者也故當

高皇帝時用歲貢起家者三公八座若取諸寄後先相望稱名公卿幾與徵聘薦舉埒然徵聘自吳聘君薦舉自陳檢討後寂寂無聞而獨進士鄉舉與歲貢並道而馳故士之歌鹿鳴計偕而入也人比之桄榔韎鞞而其對公車題名釋褐也人比之九鼎大呂至歲貢則人方之欲夕之日已秋之卉其衰頽不振至今日甚矣假令

高皇帝而在寧能無思改弦易轍返之至亟乎故事進士鄉舉歲貢齒各有錄錄各有序進士齒錄序則

大學士其主者而副以宮詹或少宰鄉舉齒錄序則直指其主者而副以督學公至歲貢齒錄序則藉手守者而余守濟南之三歲督學四明鼎石周公合齊魯既廩之士試而拔其尤者貢于廷曰雖不敢望瑤琨璣組亦庶以當漆絲織文松石麝栢之選矣而諸士之得雋者退錄其齒謀之殺青氏儼然造予謁序予乃前諸士問曰二千石無狀敢問子大夫東贄遊黌歌舞青衿其幾何也曰少亦不下二十餘許矣曰然然則子大夫挾牘射策眊燥白蠟其又幾何也曰三四許有之更有進乎此矣曰然然則子大夫之齒

至矣其雄心能無耗磨而精氣能勿消亡乎曰然二三子之少也尚不如人髮今如此種種其何能爲亦聊以了吾伊而竊升斗耳余曰毋也鬻子有言使臣登車射獵臣不如少使臣坐而筴事少乃不如臣士君子筴名監勛掀揭寰宇顧論才之能不能無論齒之至不至也且子大夫非齊魯間所稱雋茂馴雅士乎當百年太平之日沐

累朝作養之恩其于先輩之行誼諒繩趨尺步不或至背馳其于先聖之經傳諒蠶絲牛毛不或至決裂而積年累歲竟不能取前茅以進毋亦飭行誼太過

不欲染脂粉以裒俗信經傳太真不欲圖魍魎以警衆遂淹滯至今日耳今且脫泥塗而見日月去鄉校而對

大廷矣

主上方勵精銳理慨然脩

高皇帝之烈而廟堂諸公亦無不破例超格思得經明行脩之士夫經明行脩誠孰如子大夫而

高皇帝功令所最衰頽不振者亦誠孰如歲貢一途則夫破例超格非次而用子大夫吾不知子大夫宜何如報效也卽不然而子大夫亦上者可望甲乙之

科次者可望州縣之長最下者亦不失爲諸生師夫不背馳于居鄉而背馳于在官不決裂于繼畧窮年之日而決裂于食廩乘騶之時他士則能齊魯之士恐不能子大夫其自愛無寧令人曰夫夫也誰謂其髮短而心長猶世所稱方夕之日旣秋之卉已耳則余言其幾爲贅旒矣

章丘縣志序

章丘嚴邑也舊蓋有志自揚君謙之志行而舊志廢矣君謙吳人有史才當弘治壬子以儀部郎投効歸里而其同年友陸侯希遠敦請爲志浹月而成有徐

文穆李文正序其後二十年餘爲正德癸酉呂侯性之續脩有邊尚書序後又二十年餘爲嘉靖丁酉祝侯宗周續脩卽今所板行者相傳出一學究手蕪累冗腐而君謙氏善本遂墮惡道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云今

上癸巳冬余奉除書來令茲邑而邑中薦紳父老不量余之不文輒以志請余固謝且案牘旁午日逐逐道旁塵未暇也蓋又明年爲乙未秋民稍安余之拙更退食有餘畧而薦紳父老再申前請余遂不能固謝因乞得君謙原本一帙典則爾雅雅稱作者然覺

其紀事微畧弗致詳摛詞微質弗致文蓋是時風氣鬱屯士悉敦本尚實不甚馳騁於辭采以故卽負史才如君謙亦常有所蘊積不盡如其意所欲出然業已始有基矣於是折簡進三五老更于庭面相約曰志弗厭詳弗詳挂漏志弗厭文弗文椎鄙椎鄙我爲政挂漏若爲政若爲我詳我爲若文務成一家言一洗六十陽秋之厄諸老更咸唯唯受約退月餘各具所聞見上之余乃乘衙加之委蛇姿居恒之漁佃攤椽燭摩隄糜刊削煩冗緣飭固陋蓋迄丙申夏纔能脫藁爲考八曰沿革曰建置曰星野曰山川曰祠宇

曰古蹟曰災祥曰物產爲表三曰王侯曰官師曰選舉爲志四曰條編曰姓氏曰風土曰藝文爲列傳十二曰名宦曰人物曰

國朝人物曰忠臣曰孝子曰義士曰文苑曰隱逸曰流寓曰列女曰仙釋曰奸雄而以襍錄終焉內藝文志六卷人物列傳二卷餘各一共三十四卷約十三萬言有奇殺青甫就客有過而詫余曰子知志乎夫志史也古今史家以龍門扶風爲嚆矢龍門之爲史記曰紹明世正易傳本詩書春秋禮樂之際扶風之爲漢書曰旁貫六經上下洽通吾視子沿革建置諸

考不純爲地里志郊祀志天官書貨殖傳吾視子王侯諸表不純爲年表月表百官人物表吾視子條編姓氏諸志不純爲平準書世家藝文志吾視子人物諸列傳不純爲伯夷屈原蕭曹等傳而間襍出山海水經爾雅風俗通博物搜神等不根之書事離挂漏不離瓌襍詞離木樵不離偶儷吾不知于易詩書春秋禮樂旁貫洽通之誼何似假令世挾龍門扶風令子子其靡耳余曰何哉書弗湏蒼頡史籀要以載道画弗湏探微僧繇要以肖形史弗湏龍門扶風要以紀事矧余所爲志也非史也稗官下里之私識非天

祿石渠之實錄也吳歛巴耀而子概之朱絃疏越乎
且余卽才謝墨兵博謝神絨然赫胥以來上下七千
餘禩歷山而東方圓二百餘里而宦業鄉行土俗人
情名山勝水高文大篇無不一展卷而瞭若觀火也
龍門扶風余于何與儻亦堪以追邑人士日落月稀
之嗟乎客柰何望余深也客乃大忭而退因次第其
語置于志首

內黃縣志序

董生讀禮繁露之園閉門埽軌謝客屏觚以遊澹漠
之場黃侯項子王君信卿宰黃未期年雅意文學枉
駕及門向董生請曰唯黃名在春秋歷代相沿以迄
明興隸在股肱郡而舊志草野踈漏無當大雅君子
之觀且溯

世廟丁亥至今歲庚子近八十禩矣文獻焚如故實
靡證儻輜軒使者有問奚以報塞敬執故牘以請唯
先生留意焉董生曰是惟明府與黃邑二三賢士大
夫之任不佞敢從他邑奪本縣賢士大夫權乎信卿
固請余乃受命此春夏之交也蓋又三月祝融退舍
少皞司辰爽籟清發寒潭澄碧董生乃始取澶淵太
宰王公所哀舊志與君所輯新志旁叅錯采又獨力

弗勝左賢良右文學佐之一二胥史討閱繕錄經浹
月乃成卽鮮文采庶道挂漏部凡十有七卷凡二十
有六效諸信卿信卿因屬博士文學校讐鈔梓至冬
告竣且屬董生叙叙曰維室壁之野有邑僻在西偏
古爲觀扈今爲京兆中間離翕源委森如不論其世
可乎志沿革第一博望在左泉源在右織不稱斗鉅
不名巖與洄繁相伯仲志地里第二建侯樹邑高高
下下公私位置則政化之自出志建置第三荒城禾
黍孤塚荆棘有心者過之灑淚揮毫今昔同焉志古
蹟第四千里異風百里殊俗食貨所緣物土制用移

易殖滋是在良有司志風土第五遠遯殷姬近訖今
皇災祥興除抵掌可譚志編年第六令乂民師聯士
相提而理境內晏然志官師第七周曰進士漢曰孝
廉明經帖義途立而三封崇恩廕此焉波及非我族
類鬻官輸粟志選舉第八先王因土列貢則壤成賦
昔胡織恥今何倍蕝反裘焚林余不知其底極志田
賦第九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耳先聖名賢茲焉尸
祝萬分之一淫瀆弗經信巫好鬼何必三楚志祠祀
第十奉法循理與民休息四境于于安之二三廣文
不悉潦倒亡賴有口碑在士民志宦蹟第十一大河

而西大行以東靈秀所會遽生君子聖人所急漢晉
以來李唐趙宋亦各有材不宜湮滅無聞志歷代人
物第十二 昭代之興寔當半千名卿鉅公光奕後
先豈黃蕞爾而獨乏人志

國朝人物第十三五倫之首百行之原味昧我民亦
各有心割股廬墓寧渠非孝聊述梗畧以勸偷俗志
孝行第十四事君有死無二天之制也伯當從亂然
慷慨丈夫哉烈烈公晦進于中郎侍中矣志忠義第
十五富貴易歇榮樂止身未若文章之無窮馬生鷹
楊沈郎鵲起昂霄後出亦咸彬蔚志文苑第十六黨

錮之旤賢者胥爲戮民子龍矯矯其潁水商山之流
亞乎後有作者難以繼矣志隱逸第十七季主相士
君平市卜廢興祥祲如懸秦鏡欒巴傳珏輩豈不或
然志方技第十八女無非儀所貴從一石亦可化腸
亦可斷余以是媿二心焉志列女第十九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一行之曆圓琛之識雖儒者何加焉志仙
釋第二十男兒桑弧蓬矢東西南北之人也詎云洵
美而非吾土志流寓第二十一凶人戾德譬彼豺虎
倏廢倏興易如反掌念哉念哉天所不與其疇克有
終志奸雄第二十二煌煌帝典洋洋臣章伐山麗牲

之紀登臺含毫之詠單辭隻字竝皆光華地靈裨贊
人文豈輕也哉志藝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
五第二十六終焉董生曰余往爲陽丘志不浸浸近
誣且靡乎乃今爲黃志而始免此二累云與誣寧雅
與文寧質與汪洋恣肆而靡鏡寧典重該允而有稽
先臣唐應德之言曰家之有藉本以治生非以觀美
邑之有志本以經世非以博物嗟嗟余蓋竊其意乎
嗟嗟余終媿其語乎敬以是報信卿

繁露園集卷之四

終

